

Qique han xue

· 随笔卷 · 丛书总主编：季羨林

1949—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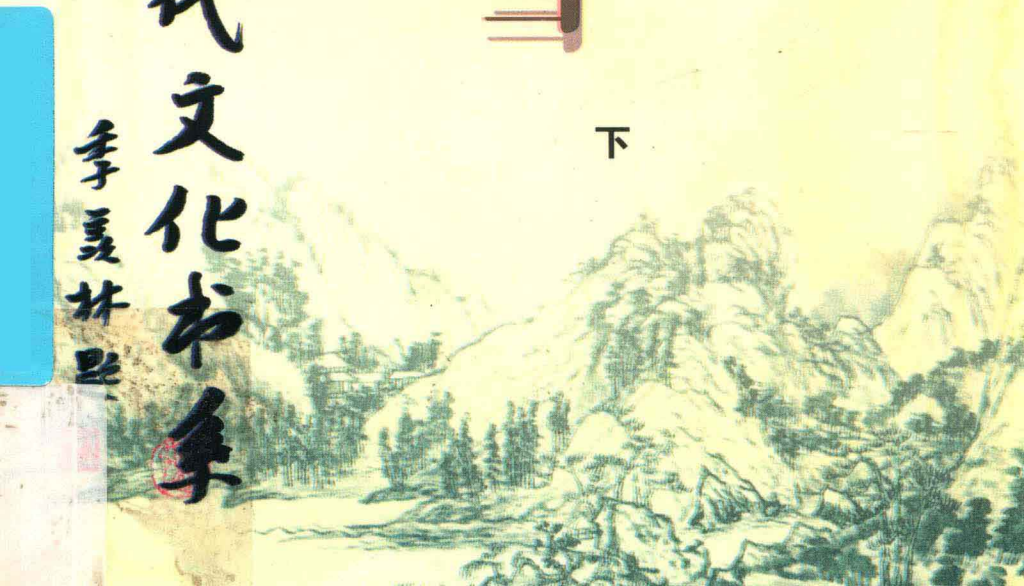
七月寒雪

主编：姜德明

下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题



丛书总主编：季羡林

主编：姜德明
副主编：卫建民

七月寒雪

下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羡林题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顾问名单：

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
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

总主编：季羨林

编委会名单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
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
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

执行主编：牛 汉 邓九平

本卷策划人：张家勋

匏有苦叶

废名

匏有苦叶这首诗完全是写实，写一个济渡处。中国后来的诗简直没有这样写实的手法。不但诗里头没有，便是散文里头也没有，小说里头也没有。但在中国农村社会里头这种生活的情形却是很普遍的。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在一个济渡处玩耍，“匏有苦叶”所写的完全是我所看见的情形了，难得它写得那么朴实，那么热闹，那么健康，一点后来文人的习气没有，真是古代的人民文艺了。我因为懂得这首诗的原故，赞美这首诗的原故，等我再回转头去看看汉代宋代以迄近代的读书人对于这首诗的讲解，我真是感得难过。何以一般所谓儒者，思想都是那么下流，那么一种变态心理呢？中国从诗经以后简直没有人民文艺了，有的只在民间，在农民的生活里头，而两性间的变态心理管理了正统文学！

匏有苦叶这首诗是写实。第一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匏有苦叶”这一句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用韵的原故引起“济有深涉”这一句来，那么这里所写的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了。渡有浅深，我记得我小时在县城外河边看乡下人过渡进城来，水深时淹到他们的肚脐，我们看着觉得好玩极了，乡下人则毫不在乎，这便叫做“深则厉”。古训谓“以衣涉水为厉”，又说“至心曰厉”，都是不错的，水深了，和衣而涉，水或深到脐，或深到胸，都是常有的情形。“浅则揭”，揭，褰衣也，水浅则褰衣便可以过来了。我

旦”了，所谓冬日可爱。奇怪，我的“雛雛鸣雁”的记忆确乎是在济渡处，我的“旭日始旦”也在这个济渡处。

第四章我以为又是用女子说的话。大概这里也有过渡的船，非一定要自己涉水不可的。“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招招是舟子召人过渡之状，卬者我也，意思是说“人家过去，我要等候我友”。说话的神气不像男子。这话当然不说出口，只在她的心里说。我的话说完了，中国有这样好的短篇小说吗？就连“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也没有这样新鲜健康的，因为这是民间文艺。

50 年代初作

生死断想

王季思

一、置之死地而后生

《史记》在项羽，韩信的传记里记下了两场有声有色的战役：一场是项羽破章邯军的钜鹿之战，一场是韩信破赵歇军的井陉之战。钜鹿之战前夕，秦将章邯大破楚军，乘胜前进，围攻赵军于钜鹿，声势强大。项羽渡河救赵时，破釜沉舟，烧营房，只带可以维持三天的粮食，表示速战速决，有进无退的决心。渡河后与章邯军九次交锋，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使强大的秦军一败涂地。井陉之战，赵歇兵二十万，据井陉之险，以逸待劳。韩信兵不过二三万，又经长途行军，不免疲劳。双方形势悬殊。决战时韩信背水立阵，战士无后退之路，决心死战，一举歼灭了赵歇全军。

韩信在井陉破赵之后，有人问了：“《兵法》说阵地要背靠山陵，前阻水泽，这才安全。你为什么要背水立阵？”韩信说：“《兵法》不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吗？只是你没有注意罢了。”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先秦兵家从无数次生死搏斗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项羽、韩信都读过兵书，学过兵法，又经过实战的考验，因此能运用自如，把纸面的东西化为临战应敌的策略。那位提问的朋友只会背兵书，不可能理解韩信的用意。

“死地”在《孙子兵法》中经常出现，意指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险恶处境。“置之死地而后生”，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意味。它说明

黄色,平民只能用杏黄色,就是发红的黄色)。所以在专制帝王时代是名贵的,黄马褂是天子近侍的服装,一般甘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也是羡慕的。封建统治者就利用了这种心情,拿黄马褂作为赏赐仆从们的奖品,表示承认他们做了亲近侍卫,拿它作工具,收买他们,麻醉他们,愚弄他们,利用他们,使他们长期为统治阶级服务,以便封建统治更加巩固。于是产生所谓“赏穿黄马褂”。

上面所说侍卫等人穿的黄马褂,是由于任职关系而穿的,如果任职解除,不做侍卫或内大臣等,就不能再穿,((《会典》82)所以这种的黄马褂叫做“任职褂子”,满洲话称为“秃山”褂子。至于“赏穿黄马褂”就不同了。

“赏穿黄马褂”又有两种。一种是打猎校射时候所给。清代在咸丰以前(1861年以前),每年秋天要到木兰(河北省承德市北四百里,今名围场县)大猎二十天,((《清通考》139)称为“行围”。在打猎时候射得鹿的,(西清:《黑龙江外纪》)打猎完毕蒙古人在路上献禽的,(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全赏给黄马褂”,或其他奖品。这种行围时所得的黄马褂,只有在行围时能穿,平时不能穿。((《养吉斋丛录》卷16)打猎期间往往要比赛射箭(校射),汉满文武官吏全参加,射中五箭的分别奖赏(汉官只要中三箭),在官阶较高,得赏次数已多的人,可能得到黄马褂,((《清史稿》列传169《瑚松额传》,道光9年,1829年)这都属于行围褂子。

还有一种是真正的“赏穿黄马褂”,用以奖赏有功的高级武将,或统兵的文官。凡是得到的,任何时间全可以穿。这是清代统治者进一步的麻醉办法。这种武功褂子,道光以前较少看到,((《东华录》,嘉庆10年2月丙辰,引乾隆41年四月谕,所列赏功的办法全没有提到黄马褂。)应该是咸丰以后才盛行的。清朝统治者收买武人的封建工具,有:加“巴图鲁”勇号,“赏戴花翎”,“赏穿黄马褂”,以及封爵、世职等等,而黄马褂则是比较高的一种。我们看《清史稿》的列传,所有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反革命刽子手,几乎很

关于济公

赵景深

好多人问：“究竟有没有济公这个人，是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呢？”

根据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钱静方的《小说丛考》，都认为没有济公这个人的。据我所知，明朝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里，有一段描写济公的故事。大意是说：济颠本来名叫道济，因为疯颠，才被称为济颠。他不大讲究细节，喝酒吃肉，跟人民很接近。起初，他在灵隐寺出家，寺里的和尚讨厌他，把他赶到净慈寺。他替人家念经火葬，在七十三岁时逝世。现在寺里还塑了他的像。（在杭州虎跑还有一个济公坐化的塔。）这个记载很平常，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济公许多神怪的故事，大概是从清朝开始的。最初在清朝康熙时候，有个叫王梦吉的人，他写了一本《鞠头陀新本济公全传》，后来又有无名氏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以及乾隆年间另一无名氏所著的《济公传》。我也藏了其中一种石印本的叫《皆大欢喜》的书，这些书里都记载了一些关于济公神话的故事。

在清朝雍正时候，有一本叫《清波小志》的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神运井在杭州净慈寺香积厨，泉水很甜，相传在宋朝嘉定年间，有六甲神曾经协助道济和尚，在这儿运木头，所以叫做‘神运井’。据说这井和大江相通，因此又叫做‘通江’。”还有人说：当

中国人为什么对八仙有那样大的兴趣呢？无非是羡慕他们的生活。

八仙后来被全真教和王重阳教拉进教里成了祖师爷，但他们的言行与道教的教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突出的事迹是“度人”。他们度人并无深文大义，不像佛教讲精修，更没有禅宗的顿悟，只是说了些俗得不能再俗的话：看破富贵荣华，不争酒色财气……。简单说来，就是抛弃一些难于满足的欲望。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都放诞不羁，随随便便。他们不像早先的道家吸什么赤黄色，饵丹砂。他们多数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有什么吃什么。有一位叫陈莹中的作过一首长短句赠刘跛子（即李铁拐），有句云：“年华，留不住，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火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总之是在克制欲望与满足可能的欲望之间，保持平衡，求得一点心理的稳定。达到这种稳定，就是所谓“自在”。“自在神仙”，此之谓也。这是一种很便宜的，不费劲的庸俗的生活理想。

八仙又和庆寿有关。周宪王《瑶池会八仙庆寿》吕洞宾唱：

“汉钟离遥献紫琼钩，张果老高擎千岁韭，蓝采和漫舞长衫袖，捧寿面是曹国舅。岳孔目这铁拐护得千秋，献牡丹是韩湘子，进灵丹的是徐信守，贫道啊，满捧着玉液金瓯。”

八仙都来向老太爷或老太太庆寿，岂不美哉。既能自在逍遥，又且长寿不死，中国的市民要求的还有什么呢？

很多中国人家的正堂屋的香案上，常常在当中供着福禄寿三星瓷像，两旁是八仙。你是不是觉得很俗气？

八仙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对联上不是说，上天言好事吗？”

“说是这么说，谁知道他上去以后，……”

爸爸不再往下说了。

我想，爸爸并没有说过他的坏话，也没有骂过天老爷，顶多是，早了埋怨不下雨，涝了埋怨雨太多，老老实实种地，到时候完粮纳税，全没有做过什么违反“王法”的事。有时倒也打过狗，轰过鸡，这都应该和神们无关，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所以我就想，这位灶王老爷，尽管面带慈祥，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点子？要不然，为什么人们又要敬重他，却又要提防他？

从此我就不免对他有些反感，可以说，印象不大佳了。

我还想，家家都供着这么一位老爷，腊月二十三夜里纷纷上天，天上的大庙里挤得下吗？有那么多座位吗？我到天井里望了半天，不是这年满天星斗，就是那年漫空飞雪，也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是怎样驾着彩云或者打着灯笼上去的。他是神，可能有隐身术，或者有什么秘密通道也说不定。总之是，过了七天，他老人家又从天上回来了，依然端坐在那里。大年初一，又得给他上供，摆上三个小酒盅，两三个菜碟，饺子……

这都是遥远的儿时的故事了。

长大之后，离家远走，赶上战争年代，多少个春秋没有回去。1972年老母辞世，奔丧回家，也没有赶上母亲的最后一口气。父亲则比母亲早几年过去了。当时正住“牛棚”，兄弟们发来的电报竟被扣毁，也没有能够回去见上最后一面。因此1972年那次回去，兄弟们相见，都感到很凄然，免不了掉泪、叹息。这些不说也罢。且说住下之后，我到各位弟兄家里走动走动，别的没有注意，倒发现灶王年画不见了。现在人们大概不信他了。是否心里还有他的影子，我则没有多想。父亲已经不在，我也无从进一步问他，而他也不能起于地下，解释我的疑团了。

这样又过了几年，我的这些想头也都逐渐淡漠了。

种罪名了，反天罪、亵渎罪、腹诽罪、不安分罪，谁知道他在你的案卷里塞进了一些什么东西！一旦时机一到，命运如何，可就难于推断了。——我们的前人，哪里像我们生活在这太平之世里这么容易！

这时我才稍稍明白，父亲每年不惜破费，一定要买糖瓜以粘灶王之牙的缘故。把他的牙粘住，即使要说，粘粘胡胡，也叫他说不清楚。免得下界以后给你一点颜色看，叫你一家老小不得平安；如果事大，说不定还要你充军发配，祸连九族。据说，写文章贵于联系实际，说到这里，不觉又叫我想起林、江他们的“德政”来了。刘少奇同志一案中，“帮”家人承接灶王的衣钵，究竟造了多少万言的黑材料，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吧！

但人们实在过于天真了。你怎么粘得住灶王的牙呢？他既然干这个行当，自然就有的是办法，最简单的法子是把粘汁擦去，或者漱漱口，什么坏话说不了？父亲那辈人想哄灶王，其实是先哄了自己了。他们早已做了“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了。他们哪里想到，天帝爱听的偏偏是这些灶王的小汇报，谁会相信你的？你若出于一片至诚，敢于正面直言，反而倒有你吃的亏、倒的霉。我也曾想过，倘若上帝学学李世民的样，能够采纳魏徵那个“乡下佬”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劝谏，不是好得多吗？

如今我倒有点明白了。从前的灶王们其实都是“东厂”人物。本领高、贡献大的，自然很容易荣华富贵，不再坐在锅台旁边吃那份粘牙的糖。其中心肠软一点的也未终没有，但也已经少功而受禄了。这个差使倒也不错。因此过去千百年间，灶王总也绝不了种。

3月20日

学究慨世

王振忠

大概是在清代吧，有一出戏风靡北方。戏是保定的一位廪生所编，名叫《教学》。戏中一读书人找不到教书的馆地，饿得饥肠辘辘，于是手拿仿圈，用镇尺在街上敲动，大喊教书，以广招徕。上场的开场白是：

斯文不值钱，饿得眼发蓝，有人成了馆，便是救命仙。

所谓“成了馆”，也就是找到了教书的地方。他接着唱道：“买卖人吃的是香油白面，小炉匠在一旁锯碗锯盘，惟有我读书人无衣无饭，饿得我一阵阵腰痛腿酸。陈仲子三咽李糟食过半，孔夫子有陈国绝粮七天，君子人固其穷小人斯滥，莫不是天丧予就在眼前。”

正说着，一老农夫上场，碰巧要请一位先生，两人一拍即合。不过，农夫有几条附带条件。他首先唱道：破庙中一间房作为书馆。

读书人旁白：在陋巷人不堪，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圣贤所为——有何不可？

老农唱：睡觉时盖稿荐枕一大砖。

旁白：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有何不可？

老农唱：小学生遇落雨要背来背去。

化断层，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愈合的。直到清初，游历天下，并在北方生活过多年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还不无忧虑地提及北方的“二患”，即“田荒”和“人荒”（《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北卷》）。所谓“人荒”，也就是人们今天说的青黄不接的人材断层。可惜的是，在读书人眼里顾亭林虽然高山仰止，但他的疾声力呼，在肉食者听来不过是人微言轻的迂腐之见。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能够短期见效的“田荒”问题——每逢朝代鼎革、新主登基，正史、实录和会典等官方史料，都不厌其烦地详载历年耕地面积的增加，也就是荒田的重新开垦，以炫耀“盛世”的德政”。至于一般的无识小民，也就步亦步，趋亦趋，乐此不疲。《醒世姻缘传》第33回说，山东有一种营生是拾大粪，“整担家挑将回来，晒干，轧成末，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由此我恍然大悟——《教学》戏中的那位老农，你说他不注重智力投资吗，他还是请了先生，似乎也有意解决“人荒”问题。但实际上，请来的先生要与解决“田荒”能直接挂上钩才行——他主要着眼的是如何多攒大粪，以此为准绳，先生自然是只要能拉稠屎就成，学问如何倒在其次。这样的“办学方针”，真的能培养出“跨世纪的一流人才”？难怪17世纪的顾炎武会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感叹！也无怪乎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龚自珍仍在吁请悠悠苍天“不拘一格降人材”！

稍后于顾炎武的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曾指出，在他的家乡山东，私塾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令人叹息不已。他以阅历中人现身说法，作有一首白话韵文，题目叫《学究自嘲》。韵文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暑往寒来春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随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

不仅有赖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更有赖于道德与精神上的平等,而后者的实现,决非女性能够单独完成的。从时间上讲,也不是几代人就可以办到的。也许,只有在共产主义理想得到实现的世界大同之日,才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吧。如此说来,妇女的解放实在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过,鉴于多数男性一时还不准备放弃男权中心的社会,鉴于多数女性一时尚无处转移过重的负担以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多数男女只好安于现状。只不过女人期望男人多体贴她们一些,男人希望女人更服从他们一些。而这样的结果,便是吾辈女性同胞还有足够时间放任自己,妇女之彻底解放最好暂且不去考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坐在家中,观看“做女人真好”一类的宣传节目。毕竟,这个节目是为了迎接世界妇女大会专门安排的,尽管制作者仿佛对其所处的男权中心的话语体系茫然不知,方才用男权味道极强的口吻设计了这样一个企图证明妇女解放成果的电视节目。

当然,我也深深地怀疑,或许这个节目压根儿就不是为咱妇女拍的!

1995年3月10日

《活着》前言

余 华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像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会轻微得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

事实上我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

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

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像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与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些,我一直是持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

乡 愁

张汝伦

家是生命的本原。血缘、新情、家园、文明、传统和生活的种种必须使它成为生命的源泉。人们在家中出生，在家中成长，从家中进入世界。家园是生命的根，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它是童年的回忆，是青春梦想；是父母的温情，是邻里的善待。它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

家是文明的象征。然而，人却注定要背井离乡，注定要舍弃家园。文明伊始，人类就注定了被逐的命运。但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实出自愿，并非无奈。被逐是为了追逐：金钱、野心、本能、欲望……追逐固然带来不少新鲜和满足，但追逐越多，离家越远，背井离乡，舍弃家园竟成了文明人类的共同命运。

无奈生命与其本原总有割不断的联系，只要还不至因追逐而麻木至死，它终会觉悟与本原渐行渐远。于是，乡愁油然而生，蓦然而生，憬然而生。乡愁成为人类最深沉的生存情感和状况。乡愁体现了最难泯灭的人类本性。“狐死正丘首，仁也”。一个“仁”字，道出了乡愁多少复杂的内涵。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乡愁是生命难以遏制的返归本原的冲动，是灵魂的内在要求。踟蹰奔波在人生的山阴道上，固然风景五光十色，杂然纷呈，然远离本原的彷徨与惶恐，发自生命本身，无计可消除。纵然眼前花团锦簇，风光无限，却终不